

# 失踪的试卷

• 季庚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失踪的试卷

● 季 庚 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

失踪的试卷  
Shizong De Shijuan  
季庚新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08,000 开本：787×960 $\frac{1}{2}$  印张：13 插页：3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215

---

责任编辑：徐永之 责任校对：唐勤  
封面设计：成朝霞

---

ISBN 7-5313-0087-7 / I·79

统一书号：10158·1185 定价：2.40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本反映电视大学生生活事件的小说。

女学生徐莹、乔玉然为了找到好工作、寻个研究生对象，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文凭不成，反被坏人敲诈、污辱，前者幡然悔悟，后者丧失了年轻生命。

社会上一些人，利用人们的求知欲，以办函授、搞辅导为名，铤而走险，偷卷、泄题，大发横财，有甚者绳之以法。

本书对电大生活做了细腻描写，内容新颖，故事跌宕，语言通俗，人物形象比较鲜明。



李唐新

## 目 录

一	在监狱印刷厂里.....	1
二	躲不开的纠缠.....	11
三	青春的追悔.....	23
四	所谓北方函授大学.....	33
五	进财之道.....	43
六	上访者.....	56
七	花王的诀窍.....	64
八	被忽略的裂痕.....	69
九	是祸还是福.....	79
十	偷入卷库.....	94
十一	阳光下的阴影.....	106
十二	失踪的试卷.....	117
十三	卷库压塌.....	125
十四	人面兽心.....	134
十五	不平静的考场.....	145
十六	替考者.....	154
十七	这是爱情吗.....	165

十八	不该发生的矛盾	176
十九	考场的回声	184
二十	一封学生的来信	200
二十一	沉重的代价	215
二十二	果断的决定	225
二十三	刑警队长	238
二十四	自发的聚会	242
二十五	以理服人	252
二十六	填满私欲的灵魂	271
二十七	合订本丢失了	280
二十八	肮脏的交易	288
二十九	记者的眼力	294
三十	残酷的惩罚	298
三十一	不速之客	328
三十二	命运之神	338
三十三	陷阱	349
三十四	与邪恶进行较量的人	363
三十五	疯狂的挣扎	371
三十六	自我毁灭	383
三十七	充满希望的事业	397

## 一 在监狱印刷厂里

七月的一个深夜，在城北监狱的保密印刷厂里，管教人员正督促犯人们赶印电大期末考试卷。每扇窗户都关闭着，一丝风也吹不进来，白天残留的热气散发不出去，继续逞威，人人都汗流浹背。这是最后一科，明天卷子就发走，天亮前必须完成，时间紧迫，争分夺秒，一片繁忙景象。

监狱实质是座围墙里的工厂，承担着既创造价值，又拯救灵魂的双重任务。这些凶狠的杀人犯、淫邪的强奸犯、贪婪的盗窃犯、狡猾的诈骗犯……穿着紫色的囚服，剃着光头，在保密措施非常严格的车间里，用汗水一点点洗刷身上的罪恶和污垢。

北方电大考试处工作人员王长城一个月前就到这里监印试卷，越是接近尾声，越要特别认真。试卷涉及十几个门类，几十个专业，上百种科目，要校对得准确无误。在印刷过程中，检查



是否有拨字、坏字、模糊不清等事故，及时纠正处理。还要警惕个别犯人的故意捣乱。他们能在你稍不注意时，将一个字母、一个符号弄坏，如果发现不了，考试时就会出现麻烦。

王长城今年正好三十岁，身材适中，相貌英俊，精明强干，大学本科毕业，本来想当教师，却分配搞了考试工作。一年要印刷五次试卷，有半年多的时间和犯人生活在一起。与单位、与亲友、与家庭、与社会完全隔绝，生活相当枯燥紧张。他一直在车间里转来转去，知道有一点松懈和马虎，就可能出现不可弥补的差错。过度的疲劳使他周身无力，神情恍惚，上下眼皮往一块粘，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困意。朝窗外望去，天空象个深深的湖泊，泛着蓝幽幽的光，那是被云层遮盖住的月亮和星星发出来的，显得很暗淡。他真想离开车间，去睡一大觉，可是责任感迫使他放弃了这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念头。为了继续工作，他对犯人生产调度张亮说：“太热了，我到门口用冷水浇浇头，你照看一下。”

张亮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长得胖墩墩的，眼睛很小，喜欢眯缝着，满脸堆笑地说：“有我在，你就一万个放心吧，不会出错。”

他走了几步，身子异常沉重，腿有些发颤。还觉得心象被什么揪起来似的，特别难受。扶着

墙挪到门口，深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才没有跌倒，他自言自语说了一句：“难道我病了？”

高压水银灯把外面空场照得一片灰白，就连花草、墙壁都改变了颜色。这种光线，反映不出世界的真实色彩。空中黑暗重重，乌云越飞越快，越积越厚，象奔腾的马群，象起伏的山峦，象拉开的帷幕，象扇动的翅膀，这是要下雨啊。

人的身体是复杂的，每个器官在正常情况下工作，才能满足生命的各种需要。可是他就象一辆拼命奔跑的汽车，不管什么道路，什么气候，什么时间，都超负荷运行。机器发热不管，零件坏了不管，陷进坑里不管，超过了使用极限不管，只许多拉快跑，而不保养，再好的机器，也得垮台。他脸色灰黄，冷汗盗出，周身发热，连拧水龙头的劲也没有了，只好休息片刻。

他烦恼的是到现在连个女朋友也没有，处了几个都因为自己经常不在家，还不能通信和打电话，无法正常来往而告吹了。最近别人又介绍一个，人不错，自己很满意。临来印卷时，提出给她正念电大的姐姐透露点考试内容，他没有答应，关系马上僵了。他怪自己太不尽人情，何必如此坚持原则，现在谁不是利用工作的方便拉关系，换取好处。但是考试工作首要的一点就是严守机密，试题一旦泄露，考试就失去了意义，电

大的声誉受到破坏，不用讲原则，就是良心也不允许你这样做。自己的苦恼，自己的困难，自己的处境，有谁理解，又能对谁去诉说。考试是个特殊工作，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不但与学生的利益息息相关，而且关系到电大的命运。不管自己付出多少辛苦，也不能出毛病，这一点他是坚定不移的。

当他的头脑被烦杂事缠住时，只觉得四周很静，静得象无际的田野，一点声音也没有，孤独感和压抑感占据了一切。

突然一道闪电，象把长剑，将乌云砍开一条缝，从缝中流出水来，往地上浇，好个倾盆大雨，来得那么急，那么猛，叫他无法躲避也不想躲避，猛浇一阵，不但赶跑瞌睡，头脑也清醒了。在夜里观看暴雨，真是奇观。风和云在互相交战，雨和雷在激烈交锋，闪电在助威，将激荡不安的天空照得通亮。仿佛让你知道大自然的力量多么强大，多么不可抗拒，多么不可思议。不但有风平浪静，也有搏斗和厮杀。瞬间空地上直冒水泡，象新滋生的大朵蘑菇，窜了出来，遗憾的是不能采摘。如果能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摘摘蘑菇，挖挖野菜，再做顿野餐，一定能其乐无穷。他恨不得让雨水把所有的烦恼全冲走，于是产生了奇妙的联想，真的用手去抓水泡。忽然他

发现震耳的机鸣声没有了，是停机了？如果机器出了毛病，那就意味着天亮前印不完试卷，要影响往学校发运。他再也顾不上想别的，硬挺着身子，返回车间。看见张亮正坐在一块纸板上打盹，神情是那么得意，又那么冷酷。机器停了，开机器的犯人也昏昏欲睡，一片寂静。使他奇怪的是管教为什么不管呢？

张亮象有两个脑子，一个在睡觉，不时出现梦境，回忆那花钱似流水的岁月。他是伪造钱币犯，他自制铜板印刷的五元钱人民币，可以假乱真，在市场流通相当一段时间，而没被发现。他的徒弟全小和从造币厂弄出了造钱用的纸和油墨，帮了他大忙，当然也得到不少好处。因为他夜间印钱时声音太大，邻居受不了，多次交涉他不听，后告到居委会，街道的干部晚间去查，才发现他的犯罪活动。被捕后，判处二十年徒刑。因他精通印刷的各种技术，被安排到印刷厂，发挥他的专长。他写一手漂亮字，画一手好画，刻个名章，只将刀在手里转悠几分钟，就完成了，质量有的刻字社也要甘拜下风。监狱里许多重要地方有他画的画，不少管教人员私人也求他做画，他的作品广为流传。他是生产调度，又是技术员。生产安排得井然有序，一点也不窝工，在犯人当中有相当的威信。指挥别人，特别是指挥

犯人，需要特殊的能力，不光要借助管教给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手腕。而他的手腕就是不管哪个犯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出了问题他都帮忙，甚至对抗改造行为也决不告发。他人格很低下，稍有不顺心的事就捣鬼，而且让别人很难发现破绽，发现后也能找出合法理由解释。管教既信任他同时还提防他。这样具有双重性格的犯人，在这里有特殊地位。

他是犯人的头，事多而又杂，不能正常休息，一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累得头晕眼花，走路直晃，他可不想玩命工作，得找个机会休息，哪怕是十分钟也是好的。他对于保密活厌烦了，劳动强度大，时间长，监视严，又不给什么好处，能拖就拖，能闲就闲，能泡就泡。试卷一面印完了，印另一面需要换版，但换版必须有监印人员在场。王长城不在，他没有去找，却向管教说需要停机换版，管教同意了。他告诉犯人谁也不许离开岗位，停机等待王长城回来，无形地下了休息令。他机灵、能干而又狡猾，最了解犯人的心理，谁都想趁机喘口气，睡一小觉，正是笼络人心的好时候。不管是谁也不能说是怠工，而是工作间歇，他有一套磨洋工的软办法。

他另一个脑子却醒着，在听动静，耳朵在听动静，判断王长城是否回来。特殊的环境，培养

了他特殊的本领。虽然这种休息很短暂，根本算不上睡觉，但在极度疲劳时也是难得的享受。传来了脚步声，他马上跳起来，大声说：“报告监印，我在等你回来换版。”

王长城倒吸一口凉气，是因为等自己换版而停机，那为什么不找自己？这样事出在别人身上可以原谅，出在张亮身上于理不通，他是知道天亮前必须全部完成的。机器停半个小时就少印近万张，包装得四个小时才能完成，那么天亮发卷的计划就吹了，处长肯定对自己发火，这倒事小，影响了往各地区发卷就麻烦了。这纯粹是人为的耽误时间，自己被捉弄了，他真的火了。要骂人，但又强咽回去。是自己身体出了毛病和在雨中胡思乱想误了事，你骂谁？犯人也是人，冒犯了也不好办。他压住火气问：“你为什么不喊我？”

张亮满脸堆笑地说：“我看你实在是累了，该休息一会，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没好意思喊你。”

王长城发现这段插曲不自然，犯人趁机偷懒，而又没有什么责任。这个造币犯，实在可恶，让自己吃个苍蝇。生活太复杂了，处处有人做对，防不胜防。

他去取版，换下旧版，又过了半个小时，机

器才开动。

他身体再难受，也不敢有半点松懈了。一直跟着干到大天亮，八点钟时，只差最后一道工序没进行，按袋数编号，以防数量出错，也便于分发。

有人喊：“王长城电话。”

他来到电话机旁，在管教的监视下，拿起话筒，一听是考试处处长师深的声音：“那实群副处长马上去取卷，你做好准备工作。”

他简单地汇报印卷中发生的情况，请求道：“编号工作还没进行，是不是下午再来？”

“不行。上午必须运回，号不用编了，用不着搞那么复杂，该简化就简化。”

“万一有差错，没有编号不好查找啊。”

“你怎么能往这上想呢，有差错是你工作失职。派你一个大活人去不是玩的，而是保证不出问题，懂吗？”

王长城对这种指责不想辩解，师处长对工作人员从来都是这种态度。他提一个建议，说：

“我有点想法，不知行不行。用机要通信方式将卷纸直接发到各考试地区，这既简便又安全。如果运到学校，再让分校派车派人来取，给基层带来不少麻烦和负担，万一路上出点事就要影响全局。而且我们的装卷库太小，地面出现了几道深

深裂纹，保密设施几乎没有，怕……”

“怕什么？谁还敢偷和砸不成。”师深已经听不下去了，南腔北调地喊叫：“你不要独出心裁喽！你跟车一块回来，家里有许多事等你做。”

王长城的建议轻易被否定，而且受了一顿训斥，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工作再苦再累也能克服，只是不公正的对待使人不快。他说：“我接触了试题，直接回家和学校，肯定有学生找，亲友探风，甚至老师也打听，不太好办啊。是不是找个地方回避一下，他们找不到，我就不为难了。”

“还想去游山玩水？上级发过多少次文件，三令五申不许利用公款旅游，你的要求太过分了，我不能答应。”

“你也知道，我露面，就有人找，难以招架，如果领导不在回避措施上给予考虑，这个工作我就无法干了。”

师深冷冷地声音顺着电线又传过来：“你不要拿不干威胁领导，缺了谁考试也照样进行，考试处也关不了门。泄不泄题，不在形式，而在觉悟。有觉悟的人在金条诱惑下也不会说出秘密。没觉悟的人，把他关在监狱里，也能想办法透出风。”



师深的话从原则上讲有道理，但现实生活中，这种道理讲不通。有的人仿佛脑袋四周全长着耳朵，消息灵通得叫人惊奇。你在什么地方印卷，什么时候回来，坐哪趟车，了如指掌，没有误差。有时刚一出监狱，就被截住，推进豪华的轿车，开往高级饭店，丰盛的酒宴摆好了，诱你讲考试内容。你一回家，桌上摆着贵重礼品、钱，亲朋好友早就等着了，递过笔，让你写出需要的东西。泄题有罪，国法不容。不泄题得罪人，骂声不绝。干了四年考务工作，朋友几乎全都绝交，亲戚也很少往来，校内有人记恨，说不定什么时候报复。领导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难处，在这样环境和气氛下，在这种不通情达理的领导手下工作，还有什么意思。应该离开考试处，否则早晚要倒霉。可以预言，这样下去，非出大事不可。

他想到这里，对师深无话再讲，放下电话，调离工作的念头更坚定了。